

# 回顧及展望



董事局主席  
蔡志明

總幹事  
許彬彬

# 主席感言



3年瘟疫褪去，市民懷著往者已矣心情邁步，社會秩序和經濟復常卻未復常；隨著中美交惡，低增長高通脹，大網羅天，民眾生活壓力增加，企業盈利困頓，兩者自顧不暇，於是義工、參加活動人數和捐款，比較疫前差遠了，項目捐款總額1,300多萬，為往常的三分之一，及海外只在5月份時舉辦了尼泊爾團，19人參加；各地為維穩加強管制，外來團體運行艱辛，很多資源需用於申報政府程序。

疫後人們慣於懈怠洩氣，彷彿任何事都困難行不通；慣於居家工作後果是人人隨意找個借口，躲家裡不見面網上開會，人與人更疏離隔膜，義工少溝通機構共力無以凝聚。

如果說，社會上不再需要公益團體，以上提到的只是機構能否維持的小問題，奈何現存社會體制下，貧富不均，如果沒有公益機構疏理社會的矛盾，明日會如何？



卅週年的大拼圖，酷暑下仍達800人出席和成功拼砌了「苗圃行動」，感謝各界對苗圃厚愛；我們舉辦了首次賣旗，可惜選無可選在港島，遠離資助區，又適逢考試期近，未能發動街坊，致未竟全功。但我們漸掌竅門，必將再接再厲。

過去一年，苗圃維持緬甸、泰北、尼泊爾事務，進度一般，主要困難有境外難以獲批匯入資助款、不確定項目可持久存在和當地伙伴因政局只容低調辦事。相比下尼泊爾成績較顯，特別是漢語班，有3位學員完成一年的低中高班，獲聘新職，工資由15,000盧比提昇到4萬多；農業項目也令受助家庭稍息饑饉倒懸；惟此地是自然災害多發國家，每年季候風引起暴雨泥石流，家破人亡，必須國有大策才能從苗圃的小救小助根本改善。但在尼民個人而言，苗圃的一包米一件冬衣，卻如稀世奇珍，派送時被圍著，握手絮絮叨叨流淚說我們聽不懂的話，尷尬中想起千里外的善長您們。

深水埗苗圃沒閒著，大部份家庭復常後物資需求少了，為割斷跨代貧困，我們加強教育工作，每週不斷配對補習、專題班、特殊教育班、外展提振信心擴眼界，雖受益者眾，仍遠較滿足需求低，公益無獨家，和諧社會也不應只有點綴式，惟普及才堪說社會公平。





我曾遇單程來港未足一年丈夫去世未合申請資格，母女二人賴靠女兒 4千綜援，交租後拮据少乘車到處領飯盒為生，因過渡性房屋滿期，她要搬家沒車費，只能逐袋衣物由長沙灣步行拖到旺角，我們幫她搬了屋和送了舊雪櫃，有人估算她鄉下有田有地應回去，有人體諒她需留港照顧女兒，在眾說紛紜無結果中，冰山一角例子的選擇因人而異，但苗圃嘗試在填補福利政策空隙。



回應文首明日會如何？苗圃是公益界一縮影，雖載譽深水埗劊房戶，也有境外民心相通的實事，因而薄有名聲，但公益界漸現市場經濟決定論，也面向競爭、趨利、排他性，我們低運作費如何能重金禮聘撰寫申請基金高人？或者，要獲撥捐款要懂遊戲規則須靠攏「三權分立」- 金權、政府權、網絡媒體權時，公益界不再獨立自主，能夠回應自認為最需要的社會需求；正當民眾和企業因經濟下滑有心無力捐助時，一葉知秋，中小型公益團體正逐步收縮，剩餘下的，只有對現況不滿的弱勢社群極罵。苗圃缺水漸枯黃，但願我們在下一場大旱望雲前，尋得汲汲水源。